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

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，這日獨坐書齋，正躊躇此事，不覺雙目困倦，伏几而臥。朦朧之際，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，瑞氣氤氳；猛然紅光一閃，面前落下個怪物來，頭生雙角，青面紅髮，巨口獠牙，左手拿一銀錠，右手執一硃筆，跳舞著奔落前來。員外大叫一聲，醒來卻是一夢，心中尚覺亂跳。正自出神，忽見丫鬟掀簾而入，報道：「員外，大喜了！方才安人產生一位公子，奴婢特來稟知。」員外聞聽，抽了一口涼氣，只嚇得驚疑不止；怔了多時，吟了一聲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家門不幸，生此妖邪。」急忙立起身來，一步一咳，來至後院看見，幸安人無恙，略問了幾句話，連小孩也不瞧，回身仍往書房來了。這裡服侍安人的，包裹小孩的，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，不必細表。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己房中，只見包海坐在那裡發呆。李氏道：「好好兒的『二一添作五』的家當，如今弄成『三一三〇一』了。你到底想個主意呀。」包海答道：「我正為此事發愁。方對老當家的將我交到書房，告訴我夢見，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，從空中掉將下來，把老當家的嚇醒了，誰知就生此子。我細細想來，必是咱們東地裡兩瓜成了精了。」李氏聞聽，便攛掇道：「這還了得！若是留在家內，他必做耗。自古書上說，妖精入門，家敗人亡的多著呢。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，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，豈不省了擔著心，就是家私也省了，『三一三〇一』了。一舉兩得，你想好不好？」這婦人一套話，說得包海如夢初醒，連忙起身來到書房，一見員外，便從頭至尾的把話說了一遍，但不提起家私一事。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，一聞包海之言，恰合了念頭，連聲說好：「此事就交付於你，快快辦去。將來你母親若問時，就說落草不多時就死了。」包海領命，回身來至臥房，托言公子已死，急忙抱出，用茶葉簍子裝好，攜至錦屏山後，見一坑深草，便將簍子放下。剛要摺出小兒。只見草叢裡有綠光一閃，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。包海一見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尿都嚇出來了，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，抽身跑將回來，氣喘吁吁，不顧回稟員外，跑到自己房中，倒在炕上，連聲說道：「嚇殺我也！嚇殺我也！」李氏忙問道：「你這等見神見鬼的，不是妖精作了耗了？」包海定了定神，答道：「利害！利害！」一五一〇，說與李氏道：「你說可怕不可怕？只是那茶葉簍子沒有拿回來。」李氏笑道：「你真是『整蠱灑油，滿地撿芝麻——大處不算小處算咧！一個簍能值幾何？一家家私省了，豈不樂嗎！』」包海笑嘻嘻道：「果然是『表壯不如裡壯』，這事多虧賢妻你巧咧。這孩子這時候管保叫虎吧嗒咧！」

誰知他：二人在屋內說話，不防窗外有耳。恰遇賢人王氏從此經過，一一聽去，急忙回至屋中，細想此事好生殘忍，又著急，又心疼，下覺落下淚來。正自悲泣，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，見此光景，便問情由。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。包山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！不要緊，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，待我前去看看，再做道理。」說罷，立刻出房去了。王氏自丈夫去後，擔驚害怕，惟恐猛虎傷人，又恐找不著三弟，心中好生委決不下。

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，果見一片深草，四下找尋，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，卻無三弟。大爺著忙，連說：「不好！大約是被虎吃了。」又往前走了數步，只見一片草俱各倒臥在地，足有一尺多厚，上爬著個黑漆漆、亮油油、赤條條的小兒。大爺一見，滿心歡喜，急忙打開衣服，將小兒抱起，揣在懷內，轉身竟奔家來，悄悄地歸到自己屋內。

王氏正在盼望之際，一見丈夫回來，將心放下；又見抱了三弟回來，喜不自勝，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，接過包公，以胸膛偎抱，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，天生的聰俊，將頭亂拱，彷彿要乳食吃的一般；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，慢慢的喂哺。包山在旁，便與賢人商議：「如今雖將三弟救回，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，別人看見，豈不生疑？」賢人聞聽，道：「莫若將自己才滿月的兒子，另寄別處，尋人撫養，妾身單單乳哺三弟，豈不兩全呢。」包山聞聽大喜，便將自己孩兒偷偷抱出，寄於他處廝養。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，因妻子剛生一子，未滿月已經死了，正在乳旺之時，如今得了包山之子，好生歡喜。

且說由春而夏，自秋徂冬，光陰迅速，轉瞬過了六個年頭，包公已到七歲，總以兄嫂呼為父母，起名就叫黑子。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，也未嘗笑過，每日裡哭喪著小臉兒不言不語；就是人家逗他，他也不理。因此人人皆嫌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，人皆沒有愛他的。

一日，乃周氏安人生辰，不請外客，自家宴。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。行禮已畢，站立一旁。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，雙膝跪倒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。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，將他抱在懷中，因說道：「曾記六年前產生一子，正在昏迷之時，不知怎麼落草就死了；若是活著，也與他一般大了。」王氏聞聽，見旁邊無人，連忙跪倒，稟道：「求婆婆恕媳婦膽大之罪，此子便是婆婆所生。媳婦恐婆婆年邁，乳食不足，擔不得乳哺操勞，故此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內撫養，不敢明言。今因婆婆問及，不敢不以實情稟告。」賢人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。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吾兒多虧媳婦撫養，又免我勞心，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。但是一件，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？」王氏稟道：「現在別處廝養。」安人聞聽，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。面貌雖然不同，身量卻不甚分別。急將員外請至，大家言明此事。員外心中雖樂，然而想起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，如今事已如此，也就無可奈何了。

從此包黑認過他的父母，改稱包山夫妻仍為兄嫂。安人是年老惜子，百般珍愛，改名三黑；又有包山夫妻照應，各處留神，縱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，也是不能湊手。轉眼之間，又過了二年，包公到了九歲之時，包海夫婦心心唸唸要害包公。

這一日，包海在家，便在員外跟前下了讒言，說：「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為本，不宜遊蕩。將來閒得好吃懶做的；如何使得。現今三黑已九歲了，也不小了，應該叫他跟著村莊牧童，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學習牧放牛羊，一來學本事，二來也不吃閒飯。」一片話說得員外心活，便與安人說明，猶如三黑天天跟著閒逛的一般。安人應允，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。老周又囑咐長保兒：「天天出去牧放牛羊，好好兒哄著三官人頑耍；倘有不到之處，我是現打不賒的。」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，或在村外，或在河邊，或在錦屏山畔，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，再也不肯遠去。

一日，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峰下，見一片青草，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。鄉中牧童彼此頑耍。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，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，或在山環之中枕石而眠，卻是無精打采，彷彿心有所思的一般。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，只見陰雲四合，雷閃交加，知道必有大雨，急忙立起身來，跑至山窩古廟之中。才走至殿內，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，風雨驟至。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，忽覺背後有人一攔，將腰抱住，包公回頭看時，卻是一個女子，羞容滿面，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。包公暗自想道：「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，遇此大雨，看她光景想來是怕雷。慢說此柔弱女子，就是我三黑聞此雷聲，也覺膽寒。」因此索性將衣服展開，遮護女子。外邊雷聲愈急，不離頂門。約有兩三刻的工夫，雨聲漸小，雷始止聲。

不多時，雲散天晴，日已夕暉，回頭看時，不見了那女子。心中納悶，走出廟來，找著長保，驅趕牛羊。剛到村頭，只見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餅，說道：「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吃的。」包公一見，便說道：「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。」說著，拿起要吃，不覺手指一麻，將餅落在地下。才待要撿，從後來了一隻癩犬，竟自銜餅去了。長保在旁，便說：「可惜一張油餅，卻被它吃了。這是我家癩犬，等我去趕回來。」包公攔住，道：「它既銜去，縱然拿回，也吃不得了。咱們且交代牛羊要緊。」說著說著，來到老周屋內。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，只聽他在院內嚷道：「不好了！怎麼癩狗七孔流血了？」老周聞聽，同包公出得院來，只見犬倒在地，七竅流血。老周看了詫異，道：「此犬乃服毒而死的。不知他吃了什麼了？」長保在旁插言：「剛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吃，失手落地，被咱們的癩狗吃了。」老周聞聽，心下明白，請三官人來至屋內，暗暗的囑咐：「以後二奶奶給的吃食，務要留神，不可墮入術中。」包公聞聽，不但不信，反倒嗔怪他離間叔嫂不和，賭氣別老周回家，好生氣悶。

過了幾天，只見秋香來請，說二奶奶有要緊的事。包公只得隨她來至二嫂屋內。李氏一見，滿面笑容，說：「秋香昨日到後

園，忽聽枯井內有人說話，因在井口往下一看，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，恐怕安人見怪；若叫別人打撈，井口又小，下不去，又恐聲張出來。沒奈何，故此叫她急請三官人來。」問包公道：「三叔，因你身量又小，下井將金簪摸出，以免嫂嫂受責。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麼？」包公道：「這不打緊！待我下去，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。」於是李氏呼秋香拿繩子，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。包公將繩拴在腰間，手扶井口，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鬆。剛才繫到多一半，只聽上面說：「不好！揪不住了！」包公覺得繩子一鬆，身如敗絮一般，撲通一聲，竟自落在井底。且喜是枯井無水，卻未摔著。心中方才明白，暗暗思道：「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，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。只是如今既落井中，別人又不知道，我卻如何出得去呢？」

正在悶悶之際，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。包公不知何物，暗付道「莫非果有金釵放光麼？」向前用手一撲，並未撲著，光明又往前去。包公詫異，又往前趕，越撲越遠，再也撲他不著。心中焦躁，滿面汗流，連說：「怪事，怪事！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？」不免盡力追去，看是何物。因此撲趕有一里之遙，忽然光兒不動。包公急忙向前撲住，看時卻是古鏡一面。翻轉細看，黑暗之處再也瞧不出來。只覺得冷氣森森，透人心膽。正看之間，忽見前面明亮，忙將古鏡揣起，爬將出來。看時乃是場院後牆以外地溝，心內自思道：「原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此道相通。不要管他。幸喜脫出了枯井之內，且自回家便了。」

走到家中，好生氣悶。自己坐著，無處發洩這口悶氣，走到王氏賢人屋內，撇著嘴發怔。賢人問道：「老三，你從何處而來？為著何事，這等沒好氣？莫不有人欺負你了？」包公說：「我告訴嫂嫂，並無別人欺我。皆因秋香說二嫂嫂叫我，趕著去見，誰知她叫我摸簪……」於是將賺入枯井之事，一一說了一回。王氏聞聽，心中好生不平，又是難受，又無可奈何，只得解勸安慰，囑咐以後要處處留神。包公連連稱「是」。說話間，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，便說：「是從暗中得來的，嫂嫂好好收藏，不可失落。」

包公去後，賢人獨坐房中，心裡暗想：「叔叔孀孀所做之事，深謀密略，莫說三弟孩提之人難以揣度，就是我夫妻二人也難測其陰謀。將來倘若弄出事端，如何是好！可笑他二人只為家私，卻忘倫理。」正在嗟歎，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，賢人便將方才之話，說了一遍。大爺聞聽，連連搖首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必是三弟淘氣，誤掉入枯井之中，自己恐怕受責，故此捏造出這一片謊言，不可聽他。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裡就是了，可也免許多口舌。」

大爺口雖如此說，心中萬分難受，暗自思道：「二弟從前做的事體我豈不知，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認真，只好含糊罷了。此事若是明言，一來傷了手足的和氣，二來添妯娌疑忌。」沉吟半晌，不覺長歎一聲，便問王氏說：「我看三弟氣宇不凡，行事奇異，將來必不可限量。我與二弟已然耽擱，自幼不曾讀書，如今何不延師教訓三弟。倘上天憐念，得個一官半職，一來改換門庭，二來省受那臧官污吏的悶氣，你道好也不好？」賢人聞聽，點頭連連稱「是」，又道：「公公之前須善為說詞方好。」大爺說：「無妨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次日，大爺料理家務已畢，來見員外，便道：「孩兒面見爹爹，有一事要稟。」員外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大爺說：「只因三黑並無營生，與其叫他終日牧羊，在外遊蕩，也學不出好來，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？就是孩兒等自幼失學，雖然後來補學一二，遇見為難的帳目，還有念不下去的，被人欺哄。如今請個先生，一來教三黑些書籍；二來有為難的字帖，亦可向先生請教；再者三黑學會了，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。」員外聞聽可管些帳目之說，便說：「使得。但是一件，不必請飽學先生，只要比咱們強些的就是了，教個三年兩載，認得字就是了。」大爺聞聽員外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即退出來，便托鄉鄰延請飽學先生，是必要叫三弟一舉成名。

且表眾鄉鄰聞得「包百萬」家要請先生，誰不獻勤，這個也來說，那個也來薦。誰知大爺非名儒不請。可巧隔村有一寧老先生，此人品行端正，學問淵深，兼有一個古怪脾氣，教徒弟有三不教，笨了不教；到館中只要書童一個，不許閒人出入；□年之內只許先生辭館，不許東家辭先生。有此三不教，束脩不拘多少，故此無人敢請。

一日，包山訪聽明白，急親身往謁，見面敘禮。包山一見，真是好一位老先生，滿面道德，品格端方，即將延請之事說明，並說：「老夫子三樣規矩，其二其三，小子俱是敢應的。只是恐三弟笨些，望先生善導為幸。」當下言明，即擇日上館。是日備席延請，遞贊敬束脩，一切禮義自不必說。即領了包公，來至書房，拜了聖人，拜了老師，師徒一見，彼此對看，愛慕非常。並派有伴童包興，與包公同歲，一來伺候書房茶水，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。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人，俊傑來此喜氣生。

未審後事如何，下回分曉。